五經異義疏證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玄駁隋唐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輯厪存百有餘篇　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葆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撏撦叢殘以意分合孔本條理差優而强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痾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文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罍制三事篇次尚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槩復剌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以資稽覈間附冢案疏通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

五年侍　太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甌寧萬世美而及門偲遊王捷南爲録諸板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羣弟子之學焉者微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丘明親造膝受經公羊高穀梁俶咸卜子門人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輿游夏最善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何也周衰禮失舊聞寖湮或疑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節縟理儒者難言況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

經生遞傳各持師法寧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訓一句非江河之瀾卷石非泰華之壤乎哉但去聖久遠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於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衆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義惜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删集深没衆家姓名殊爲疎失不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倣石渠論而詳贍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之徒忿爭讙譁頗傷黨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

防言大學試博士皆以意說不脩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於蓺文博士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作憂大業之陵遲挾末師之蹐陋也許君又箸說文解字綜貫萬原當世未見遵用獨鄭君注儀禮既夕記小戴禮雜記周禮考工記嘗三偁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義爲之駮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司農囊括網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案張懷瓘書斷叔

重安帝末年卒鄭玄別傳康成永建二年生鄭覩許爲後進而繩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穀之違何鄭同室何傷箴肓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蘄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眞而已庸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閎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討論焉其於昔人所議國家將立辟雍巡守之儀幽冥而莫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嘉慶十有八年癸酉春正月福州陳壽祺自序

後序

漢承秦火之後諸經始出多古文辭義艱晦師說異同傳經者各守其家法訓故授受莫敢移易西京儒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庸生江翁而外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蓋不多得而見至東漢而兼者漸多然唯許叔重鄭康成二大儒最著許作五經異義而鄭駁之各尊所聞體大物博與樹朋分爭者異魯丕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驗之許鄭良爲不誣昔王應麟譏劉向五經通義乃諸儒之卒跡而又以明經變爲帖誦惜通義之不傳於今矧許

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爲此書鄭博稽六蓺義據通深異於課試之學以明經爲利祿之階梯者耆古之士彌當奉爲科律矣自宋以來傳本散佚吾師福州陳恭甫先生條列許義鄭駁以類相從采取經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諸書及近儒辨論而以己意參訂貫通成疏證三卷於戲備矣許鄭去今千餘載攷是書者恒憾其缺得先生此編雖畧而不啻獲其全所以嘉惠來學者甚篤先生淹洽羣籍解經不窮而欿然自下著述不輕以示人壬申秋捷南謁先生於溫陵請以是編付剞劂先生未之許歸與甌寧萬虞臣先生再三商榷始錄而

鋟諸木先生命　捷南　校之且屬爲後序　捷南　謭陋無學惡足仰贊高深竊惟語錄興而經術陋帖括盛而經義微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競趨簡約流於蹈空而成名高第鮮能遠至蓋許鄭之書雖存而背馳者衆也先生究碩學於旣衰滙衆流以仰鏡則是書之作不特爲許鄭功臣蓋亦正俗宏風之一助識者當不以　捷南　爲阿其所好也嘉慶癸酉秋八月僊游弟子王捷南謹序

五經異義疏證卷上

漢太尉南閣祭酒汝南許愼撰　大司農北海鄭元駁

大淸[illegible]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加六級紀錄七次臣陳壽祺疏證

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下之正（蒙案當作天下之中正文見公羊宣十五年傳）十一行而頌聲作故（蒙案故當爲古字誤）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一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注當云六百四十斛○蒙案四秉曰筥十筥曰稯以稯禾爲二百四十斛則許以秉爲六斛）芻秉二百四十斤（原注當云一百六十斗○蒙案二百四十斤爲秉秉六斛則每斛四十斤）釜米

十六斗謹按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蒙案】謹字舊脫今補予之閒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上中下也【蒙案】此五字當作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畮之稅出禾芻秉缶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周禮載師疏引

既寧萬中書世美曰按禾米秉筥字同數異禾以

一把爲秉故秉之爲文从手从禾詩所謂彼有遺秉是也四秉爲筥又謂之穧詩所謂此有不斂穧是也十筥爲稯四十把魯語所謂田一井出稯禾是也十稯爲秅四百把聘禮所謂禾三十車車三秅是也千二百把此禾之數也米則五斗爲筥聘禮所謂米三十車車秉有五藪是也一秉之米凡一百六十斗此米之數也許氏既言出禾則當以把計不當以斗斛計且聘記言二百四十斗者以明一車所容耳非以釋秉也許以此句釋芻之秉又改斗爲觔誤矣必如所言則聘禮所謂車三秅者凡爲禾

二十八萬八千觔非準海船之量以爲車不能容非千人之力不能挽也曾有是乎

蒙案魯語仲尼言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許叔重偁周禮葢出此說文禾部秅引周禮曰二百四十觔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案此聘禮記文惟彼觔字作斗疑許君所見本異又疑此出周禮說故異義據之說文偁周禮曰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又偁周禮有郊宗石室皆屬周禮說非謂周禮六篇有其文也文獻通考漢章帝建初三年詔

度田爲三品是漢制收田有上中下（案此亦見後漢書秦彭傳）

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井字舊脫據惠氏校宋本禮記補）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禮記）十一

王制正義

蒙案左氏傳襄二十五年正義引賈逵注說賦稅差品與異義同是許所引左氏說即賈逵說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先鄭注井牧即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後鄭注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二鄭與賈許說井牧同也然左氏說九等與周禮禹貢又各有別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

岍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
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
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
逼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
千里而言之也異義九等者據大路國中有山林
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
九等也尙書禹貢注云此鄭康成注一井上上出九夫
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
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
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

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兖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兖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

歐寧萬中書世美曰案四十五井之地山川坑塹三十六井出賦者九井是山川坑塹居五分之四出賦者僅五分之一也百萬井之內山川坑塹三十六萬井出賦者六十四萬井是山川坑塹俾十一分之四出賦者居十一分之七也上下絕不相

蒙疑閩本注疏所引文有譌脫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蒙案王制正義云是許以周禮爲非

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

閒多其五歲又何大逆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禮記十三王制正義

〔蒙案〕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鬬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此即易孟氏詩韓氏說也白虎通文見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又蒙案〕先鄭注周禮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許君引漢制者漢書高帝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

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
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
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
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景帝
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傅著也
言著民籍給公家徭役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
今之正衞之制是也孟易韓詩說二十行役與周
禮國中七尺合然鄭君周禮大宰九賦注云賦口
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
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時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鄉大夫注亦云國中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蒙案復多役少者以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也則周禮注不以征爲胥徒與駁異義自異也攷口賦之法始於管子山至數篇云邦賦之籍終歲十錢是也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産子三歲則

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産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此傳述口錢事最詳禹在元帝時建議去武帝時甚近言之鑿鑿則口錢非周所有審矣

異義天號第六〔蒙案〕周禮載師疏引異義第五田稅司尊彝疏引異義第六罍制此亦當作異義第六天號兩第六疑有一作第八者字之誤耳曰第五曰第六者其篇次也曰田稅曰天號曰罍制者其篇目也毛詩正義引無第六二字今從周禮疏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蒙案〕周禮疏作欽若昊天誤毛詩黍離正義引作春曰昊天當從之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蒙案〕毛詩正義無此四字爾雅亦然古〔蒙案〕周禮疏作故誤毛詩

此義作古當從之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蒙案〕毛傳與此合毛詩正義省之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按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蒙案〕毛詩正義作時非秋也當從之○以上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毛詩黍離正義引小異又禮記月令正義引元氣廣大謂之昊天

〔蒙案〕周禮疏第六謬爲等六曲阜孔廣林謂譽制第六天號不得又爲第六竟列天號第一仍留等六二字以存疑非也

乎之閒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蒙案遠大疑當爲遠視尚書堯典正義周禮疏引並無大字）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淸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蒙案毛詩正義無已字言之下無耳字今從周禮疏補）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義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以上見毛詩王風）

黍離正義爾雅釋天疏引同又周禮大宗伯疏引小異若察於是以下無此二十字文多脫誤文見衍書考異

正義周禮大宗伯疏引若察於是下云所論天從四時各有所別故尙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

［蒙案］爾雅釋天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黍離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正義又曰爾雅春蒼夏昊歐陽說春昊夏蒼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與爾雅與孫郭本

異故許愼旣載今尙書說卽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詩祺攷白虎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舊仍作蒼字譌天是也白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夏蒼者許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第七上日部旻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此用爾雅與今尙書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尙書說也第十下夰部昦春爲昦天元氣昦昦

從日乔乔亦聲此亦兼採爾雅今尚書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異義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顥顥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劉所據爾雅則與李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旻義同惟李釋旻天上天爲異

異義第六（蒙案）第六二字據周禮司尊彝疏增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蒙案）毛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毛詩正義引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據此則異義所引稍畧毛

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葢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見毛詩卷耳正義爾雅釋器疏○又見周禮司尊彝疏末句作故爲人君下及諸臣同

蒙案禮有祭社之罍有宗廟獻尸之罍有宗廟酢臣之罍有饗燕之罍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鄭注大罍瓦罍也阮氏圖云瓦爲之容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平底有葢見聶崇義三禮圖張鎰所引此祭社之罍也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其再獻用兩山尊鄭司農云山尊山罍也禮記

明堂位曰尊用犧象山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禮器曰廟堂之上罍尊在上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宗廟獻尸之器也司尊彝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康成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尊以祼神罍臣之所飲也酒正疏云三酒皆盛於罍尊在堂下此宗廟酢臣之罍也毛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人君黃金罍此饗燕之罍也張鎰引阮氏圖誤指无罍爲諸臣所酢聶氏駮之是矣周禮六尊皆有罍禮運正義據崔氏依周禮爲說犧象之

鳥彝與春夏時祭用之王后所酌尊並同而禮器
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則罍尊於犧象與
周禮異者周禮天子之制禮器言君夫人是諸侯
之制諸侯用齊及酒雖視天子而尊彝之名容有
不同也罍之制度鄭康成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
而畫之爲山雲之形毛詩卷耳正義引此而申之
云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
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士以上士字
據爾雅疏三禮圖增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
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

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爾雅疏全據此正義文今攷說文第六上木篇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畾聲罍櫑或從缶罍櫑或從皿䍣籀文櫑許不從韓詩說罍有玉金故以從木字為正其云刻木作雲雷象與鄭君周禮注及禮圖同則鄭於異義無駁可知儀禮士冠禮疏引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又引漢禮器制度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鄭注士冠禮據之為說然則以此相仿知大夫酒器得用金罍韓詩說亦

通其大小之異毛詩說罍大一碩禮圖大一斛爾
雅釋器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尊也郭注
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邢疏引孫炎云尊彝爲上
罍爲下卣居中聶氏三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
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是其差也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
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
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
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
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蒙案〕二當爲三字之誤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左傳成十四年正義引此下有當謂五升四字當補

鄭駮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以上見禮記禮器正義

異義爵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

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豆矣

鄭元駁之云觶字角旁著氏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近案近當爲應字之譌○以上見周禮梓人疏末字近周禮疏作近當從禮記正義作應○又見毛詩卷耳正義左傳成十四年正義儀禮燕禮疏詩禮兩疏然云如鄭此說是周禮與韓詩同也

謹案說文第四下角部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從角單聲觗觶或從辰觝禮經

觶許君於觶下引禮者儀禮今文也又謂觗字出禮經者儀禮古文也鄭言古書角旁氏今禮角旁單則觗爲古文觶爲今文信矣觶單聲而讀之義切者猶磾讀若低也（磾字見廣韻十二齊引說文）卑之音班亦其聲類（見漢書地理志卑水孟康注）角旁辰與角旁氏同音者毛詩小雅吉日其祁孔有鄭箋祁當作麎正義據爾疋某氏注引詩作其麎孔有無將大車疷與塵韻禮記畛於鬼神鄭注畛或爲祇皆其聲類（說文昏從日氏省讀呼昆切）

又蒙案說文云觶受四升觚解云鄉飲酒之爵也

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說觚二升二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爵一升觚三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觚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案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酬適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云凡觴一

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駁異義以一爵三觶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

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禖禖亦祭天也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

〔曲阜孔廣林曰〕月令注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鄭君不言於郊則是不以禖爲祭天矣焦喬答王權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

尚祼益州鄭義

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愼引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禮記曲禮上正義

孔廣林曰尸神象也天無象何以尸爲況丹朱之不肖耶郊之有尸配帝之尸耳舜郊嚳丹朱嚳孫益知丹朱爲帝嚳之尸非天尸矣周禮大祝大禋祀逆尸卽配尸也或援以證上帝有尸誤鳧鷖箋以公尸來燕來處爲天地之尸是鄭君義亦與許君同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疑奈何上當重以事類祭之五字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以上亦見禮記王制正義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記十二王制正義云鄭氏無駮與許同也○亦見御覽禮儀部

蒙案說文示部禷以事類祭天亦用今文尚書說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爲之亦用今尚書說益二說固不相牾也

五經異義曰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

蒙案鄭君謂周郊以寅月魯郊日以至以建子月注郊特牲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注大司樂冬日至圜丘之祭以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皆與賈侍中說不同

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

上丁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御覽五百二十七禮儀部

蒙案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尚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公羊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葢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亦見南齊書禮志顧憲之議

異義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毛詩閟宮正義

駮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禮記二曲禮上正義

孔廣林曰詩閟宮正義云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能祈是宗廟之祭古毛詩說非鄭所從正義不引鄭駁別爲此說容許君本不從毛詩說鄭故無駁與然彼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是鄭亦據郊祀爲義正義云非鄭所從廣林㦤焉

附宋書十六禮志大明二年博士王燮之議案郊特牲曰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鄭玄注受命謂

告之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爲告日尚書何僴議鄭氏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畢同變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

南齊書九禮志永明元年尚書令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

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
自行不相害也鄭乎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
矣王肅曰周以冬祭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
穀祭法稱燔柴泰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
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
有若合符
南齊書九禮志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
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
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
失非乎意也乎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

令則以季秋案今註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豫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是則周禮不共日矣○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

蒙案禮記曲禮上卜筮不過三鄭注求吉不過三

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一卜案舊誤作雖三卜攷之左傳正義當爲一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

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

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之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之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乎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駮異義引明堂位云云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

三正不同也此云會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與左氏意違正義述三傳卜郊之義如此然公羊傳定十五年何氏解詁云得二吉故五月郊曲禮正義引作得一吉與徐疏本不同疑正義所見本是又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曰求吉之道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又云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則三卜之中得一吉即可用公羊傳及何注不言必滿三吉曰曲禮正義謂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若不然矣公羊言三卜禮四卜非禮下亦言卜

郊非禮也與左氏說同則三卜獨謂魯禮然耳何休云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與異義公羊說合其言是也左氏僖三十一年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此鄭箴膏肓駁異義所本

又案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

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明堂位注云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孔氏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乎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乎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蒙案上說字疑誤）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乎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

周曾也以下難鄭圜丘及郊名禘之說今不錄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又字舊誤作及今更正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正義又引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至日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

乎周禮云冬至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爲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衮服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别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正義又引張

融謂祭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案謂各用其正郊天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氏同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衮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衮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氏同融又云祀天神祭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壽祺謂周禮郊丘之別郊特牲正義據大宗伯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鄭以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

之等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異是魯之郊禮諸説不同今攷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謂周正建子之月此魯始賜郊之禮也獻子欲以七月日至禘於祖與郊天對月故稱魯之始郊以爲比例春秋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此魯禮之變其舊也左氏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謂周正建寅之月此周禮也魯郊轉卜三正用周之春三月至四月則不可正以周禮啓蟄而郊故也是時魯既

耕卜郊過時非禮故獻子稱周禮為斷以正其失非左傳與禮記乖違亦非魯有二郊也杜預釋例謂左傳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見左傳襄公七年正義預又以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攷之不審鄭康成之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最為得之杜預崔氏皇氏說並見禮記郊特牲正義郊特牲正義曰穀梁傳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

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此馬昭及孔穎達申鄭之說善矣然猶未知左傳獻子之言爲以周禮正魯也

異義今蒙案祭法正義今下有尚書二字當從之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蒙案祭法正義作四方當從之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蒙案御覽作郊天並祭古尚書說蒙案祭法正義下有賈逵等云四字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蒙案

此句亦見於史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蒙案蒙法正義作北辰當從之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御覽禮儀部七引止此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蒙案當作國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祭之閒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祭法正義作郊天）幷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見周禮大宗伯疏引全○又見禮記月令祭法正義御覽禮儀部七）

附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於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

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違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幷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矛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幷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

非夫禜之所禳（案夫禜二字疑天宗之誤）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

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言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

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没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

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

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徧祭其第四第五此爲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旣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

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書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

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
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
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
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
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
旁祭乎
晉書十九禮志摯虞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
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
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

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
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年
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魏景
初二年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
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
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
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
(蒙案)六宗之議諸家聚訟異義僅舉歐陽大小夏
侯與賈逵等說今攷尚書大傳漢書王莽傳續漢
書祭祀志晉書禮志孔叢子梅頤本尚書傳通典

路史諸所稱引則有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崔靈恩也以爲易卦六子之尊氣水火雷風山澤者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爲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卽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爲祭法之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叢子僞孔安國王肅也以爲太極冲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邵也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幽州秀才張髦也以爲六爲地數主祭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爲六宗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迪也以爲天

宗地宗河宗岱山宗幽宗雩宗者羅泌也李郃孟康則從歐陽夏侯者也范甯張融吳商則從鄭康成者也蒙案張融從鄭見周禮疏唯尚書正義周禮疏皆謂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與孔傳同而晉書禮志謂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疑其事以問肅肅亦以爲易六子之卦故不廢此爲互異疑晉志採肅說不詳耳鄭駮異義所據乃周禮未可以解虞書又去日月而取星辰未免分裂既列星辰不應更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位皆疑莫能明也

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毛詩閟宮正義

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見穀梁傳僖三十一年集解

鄭氏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見左傳僖三十一年正義引不言出

駁異義今以毛詩閟官正義穀梁僖三十一年集解所引定之

（蒙案）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蓋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也鄭司農注小宗伯又云四望道氣出入與前說異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

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

星辰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案尚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有日月星辰天神

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望不

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

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

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

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

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王制又

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

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並同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爲三望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穀梁僖三十一年疏引賈逵說周禮小宗伯疏引服虔說皆作國中山川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

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其義審矣知

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氏傳昭七年晉韓宣子曰並走羣望昭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由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以三明矣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竟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逼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彊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

失之矣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

駁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案句首當脫郊特牲云四字）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禮記二十五郊特牲正義）

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見尚書召誥正義不言出異義案其文稱左氏

說是據許者也

駁異義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毛詩甫田正義

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見毛詩甫田正義○正義不列五地之物省文鄭所引當有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二十字

〔蒙案〕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

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孝經緯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今案白虎通及鄭駁皆用孝經緯也白虎通又曰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秋獲禾報社祭稷（案仲秋舊作仲春誤白虎通引月令以證春求引援神契以證秋報獲與穫古通盧學士校本於引月令補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十字於引援神契獲禾之上補祈穀仲秋四字皆非也）

考毛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

也太平御覽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小雅甫田以社以方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合之援神契所言是秋亦社祭明矣故駁異義亦云秋祭也（蒙案御覽所引禮記月令疑是唐開元御定月令）

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

鄭駮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蒙案此引司徒五土名當有全文正義畧毛詩甫田正義稱駮異義引大司徒五土之物下有此五土地者云三十四字審文義當在此）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黍稷彧彧（舊譌作下之黍稷彧彧云六字蒙案信南山正義曰獨舉原隰以爲言者鄭駮異義引此詩以盡二章云云據此是鄭引詩自畇畇原隰下至黍稷彧彧也今更正此六字共引詩三章不悉補姑仍正義舊）之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禮記二十五郊特牲正義○又毛詩信南山正義）

駮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祇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周禮大司樂疏）

蒙案周禮大宗伯疏引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黎食火土者何（案此舉周禮大宗伯法爲問）答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毛詩甫田正義引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位

南方尙書堯典正義引鄭荅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案此與周禮疏所引異是鄭不以黎兼二祀爲定說也毛詩甫田正義引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乎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註云后土社也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

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是鄭以后土爲地之大名或言土神或言社理皆可通也禮記郊特牲正義云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

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天位甌寧萬中書世美曰應云定天位天當作地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

角尺也祭用絲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
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
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牛二也又云社于
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
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旣別不敢
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
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
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
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
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

與天同功唯會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
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
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
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
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
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
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
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
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
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

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
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
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
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
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
陰氣地可以爲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爲五
行之主何復主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爲五祀社亦
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
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
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劉注又引荀彧問仲長

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
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難
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
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
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
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
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
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
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
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

此之類元尙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與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非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從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耶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不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

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許謹
傳者則眞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
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
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
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
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
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
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
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
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

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幷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以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

義也何爲嘗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乎㳟王兩
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
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
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
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併班同比之司徒
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
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
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
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
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

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枚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予豈得已哉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晉書十九禮志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

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境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於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

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勑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

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
義而除之無據乎○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
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
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
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
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
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
不如此論從何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
壞景侯之解○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

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所報所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唯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

通典禮五說曰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

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
事若句龍周棄爲社稷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
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
得越紼而祭也
鄭駮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
家爲社也又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又引大
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木遂以名其社與
其野禮記四十九祭法正義
〔蒙案〕說文第一示篇曰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共工
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

所宜之木社古文社是許从左氏說也說文以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駁引州長之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以破之然此謂天子諸侯之大社國社也卿大夫以下則不然故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鄭注單出里者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正義云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

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此鄭義也

〔附〕續漢書祭祀志下引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

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

東社八里惟栢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

社六里惟槐

魏書五十五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依合

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

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

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

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

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尒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卽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

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

之中而五社各異也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七○又謹案以下見初學記十三禮部又藝文類聚三十八知古作自古

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禮九吉禘祫上晉博士徐禪議

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

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毛詩長發正義○又閟宮元鳥正義禮記王制正義

孔廣林曰記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日祭祖考漢之寢日上食也是以人道事神明不應禮制故匡衡奏可亡修且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制月薦時享之禮日就祭之何以為敬何以云嚴鄭駮義不見故補之

蒙案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云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駮今鄭駮之文無可考矣竊意楚語稱古者先王乃夏殷禮也祭法鄭答趙商以為周禮也

又蒙案漢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歆引春秋外傳者國語周語文許氏異義稱古春秋左氏說本於劉歆據周語爲說也楚語亦云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韋昭注周語云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墠此注皆與左氏說同惟解終王不言大禘疎矣通典載晉徐禪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左氏

傳無此文通典載袁準虞喜所引與此同並作左氏說然則說字譌爲傳耳或以爲左氏傳佚文則誤異義言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韋昭亦云日祭謂上食近漢亦然今攷漢書韋元成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此謂在陵寢廟之禮然晉灼注引漢儀宗廟一歲十二祠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祠與此十二爲二十五祠則是陵廟本仿宗廟之禮行之此可考見叔孫通所制漢儀之舊

〔又蒙案〕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五經異

義云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此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册府元龜掌禮部奏議十七引此作三年一禘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曰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是其顯據何以言之左氏說言禘祫有二義一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徐禪虞喜袁準引左氏說是也徐禪引爲春秋左氏傳乃左氏說之譌喜引作左氏說見通典建中八年裴樞議一說祫即禘通典載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

名禮無差降是也然皆以禘爲三年一祭禮記王
制正義引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周
禮鬯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
禮是也禮緯說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記王
制正義毛詩閟宮正義及後漢書張純傳所引是
也許君從禮緯說以三歲一祫爲周禮則不得以
五歲一禘非周禮說文第一上示篇禘諦祭也從
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疎遠
近也從示合聲周禮曰三歲一祫叔重援用禮說
目爲周禮其所撰異義文雖殘闕不詳要不得與

說文乖違明矣此一證也說文旣稱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解又曰周禮有郊宗石室此據周禮說而不據左氏說也異義中必有引周禮說之文而今佚矣觀謹案言三年一祫可見徐禪引許愼稱舊說曰終者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此卽異義所引左氏說也異義謹案多從左氏然獨於三歲一禘存疑蓋其愼也此二證也歲祫終禘之說本於周語歲貢終王而周語稱歲貢終王曰先王之訓也故叔重疑三年終禘爲先王之禮此三證也許惟以先王三歲一禘故鄭駁謂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百王通義

又引禮讖云殷之五年大祭亦名禘以破之若異義謂五歲之禘爲先王禮則與禮讖正合且以五歲之禘非周禮則必以三歲之禘是周禮鄭駁何爲不援周禮以攻其非轉援殷禮以伐其是乎此四證也後人習見五歲一禘之文而不審左氏說有三歲一禘之解采綴異義遂併誤三爲五舛繆相仍使學者無由考見許鄭異同之指禘祫疏數之義不可以不辨

附魏書一百八十一禮志高祖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

王不禘論語曰禘自旣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礿禘烝嘗周改禘爲祠祭義稱春禘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其禮傳之文如此鄭子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圜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祫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

祧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游明根鄭祚封琳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犆礿於嘗於烝則祫不於三

時皆行禘祫之禮高閭李韶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似據爾雅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惟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禮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

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以爲過數帝曰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祫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

禘祫幷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

〔蒙案〕禘祫之義先儒聚訟漢書韋玄成傳劉歆以爲大禘則終王太平御覽禮儀七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又引袁準虞喜說同周

禮器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此以歲祫終禘爲一說也通典禮九引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案正義稱左氏說則此通典文當亦出五經異義引王肅曰曾子問唯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

祭獨言禘則祫亦可知也王制正義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穀梁閔二年疏王肅杜預之徒皆以二十五月除喪卽得行禘祭此以禘祫爲一禘是三年之祭又一說也見王制疏太平御覽引白虎通曰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宋書臧燾傳引白虎通曰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

統而不絕也此以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又一說也後漢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李賢注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李賢注引續漢書日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也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

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此以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又一說也（蒙案）前漢有祫無禘其祭皆不及存廟惟元始五年祫祭明堂是總祭遷廟存廟之主于大廟與舊制異故班固平帝本紀以爲祫張純以爲禘也李賢注謂禘祫通名尚未斷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以禘及毀廟祫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祫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公

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云殷盛也
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
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昭穆無所遺失禮天子
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
君然後祫其高祖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休云禮
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
禘遭祫則祫此以禘及功臣而喪畢禘祫先後無
定又一說也通典引徐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
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邈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
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而祫服

終無常故祫隨所遇惟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邈以前二後三二祭相去各三十月然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祫故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此又一說也穀梁楊氏疏云或以爲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此又一說也衆說不同今以鄭學爲折衷毛詩周頌雝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

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鄭注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案魯禮至一祫一禘周禮大宗伯注毛詩玄鳥箋並同正義云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一爲也皇氏取先儒之義

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又云三年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然按鄭以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鄭君魯禮禘祫志曰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以上禘祫志文見王制正義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以上見閟宮正義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

主之廟以次繼而東皆北面而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廟無穆主也以上見通典此鄭推周禮禘祫之法也禘祫志又曰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祫又卽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于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

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僖閔公二年秋八月君

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

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

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

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三年秋八

月祫僖喪至此而除閒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閏除

喪不禫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

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剌者有恩也魯文

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

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

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十六字據閩宮

正義增閟宮正義引儒家至此止　學者競傳其閒是用訩訩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鄭考校魯禮禘祫之期也以上見毛詩玄鳥正義禮記王制正義節引

壽祺謹案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肆獻

祼饋食在時享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之追享朝享先鄭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據大宗伯司尊彝皆於時享之外別此二祭文義正同則禘祫不得爲一祭二名亦不得有禘而無祫矣後鄭以追享爲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非也禘祫大祭周禮不應舍此而舉他其兩文或在時享之上或在時享之下不足爲異當如先鄭解爲確周語言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則歲祫終禘非周禮矣禮緯春秋說皆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緯見毛詩閟宮禮記王制正義及說文弟一示爲春秋說見公羊文二年徐氏疏張純何休許氏說文孫炎爾雅注並從之純引禮

說以爲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其義甚精則
不得專以禘爲三年之祭矣通典引逸禮祫祭七
尸禘于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
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據
禘祫志所次主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
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
王尸一昭尸共一韓詩內傳所言太祖謂后稷廟也
則禘不及親廟矣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
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
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成議
引此傳而釋之曰言一禘一祫也曾子問孔子曰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
詩周頌雝禘大祖也其詞曰假哉皇考曰旣右烈
考亦右文母而已春秋唯大祫稱大事禘稱有事
又直云禘于某公公羊言合食惟大祫曾子問言
無虛主唯祫祭詩言禘惟頌文武周禮酒正祫備
五齊禘惟四齊則祫大禘小祫兼毀廟禘未毀廟禘
不得總陳昭穆矣周禮言祭於大烝周書言祭於
明堂則禘祫皆功臣與祭矣喪畢之禘出劉歆等

左氏說何休公羊說亦云而一以爲三年卽禘一以遭禘則禘鄭以春秋校之定爲喪畢先祫後禘其精密實勝諸家通典載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曾博士陳舒表曰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合曹述初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杜佑曰殷間歲間偶如虞夏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

之後乃祫於大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畢有此禘祫者爲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此皆申明鄭氏之情也其禘祫之月詩閟宮毛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通典引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

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鄭同毛義張純謂祫以冬然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意一也周頌雝正義云此禘毛以春鄭以夏不同今考傳箋本無此說正義以臆測之不足據陸氏毛詩音義於玄鳥箋附載一本祫於大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陸云前祫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祫是後本商頌正義亦舉此本以爲文誤且辨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箋不當獨有案商頌正義及釋文是也商頌正義所云禮注及志謂周禮大宗伯注[illegible]記王制注禘祫志皆與玄鳥箋同今俗本毛詩玄鳥箋

乃有此文與正義乖及王制正義據鄭箋譌本更有禘於其廟之文謂練時遷主新死者當禘於其廟引曾人廟用脩注謂始禘時爲證蓋五經正義非成於一手故不相應周禮鬯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誤與王制正義同不知練後大祥禫之祭皆非吉祭惡得有禘經傳及注從無此言而疏家誤據譌本以誣康成後儒復不察而横加詆諆繆妄甚矣

五經異義曰今春秋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部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

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

孔廣林曰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

異義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周禮鬯人疏○案許言左氏說與禮同其禮說今佚不可考

（案）左氏傳三十三年傳烝嘗禘於廟無期年字孔氏正義云新主既特祀于寢其餘宗廟四時常祀如舊不廢三年喪畢新主入廟遠主當祧乃大禘於太廟新死者乃得同於吉也賈氏周禮䟽人䟽云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是說左氏者謂禘在喪終也乃賈䟽先引左氏說言期年烝嘗禘于廟與賈服解異何也賈䟽以䟽人鄭注廟用脩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以新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然考周禮䟽人無禘祭明文鄭云

始禘亦指喪畢明年之禘非練後也竊意左氏說

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是而復期年

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年終禘之

說未有兩岐賈疏誤仍爲君薨之期年故生異論

耳鄭主五年一禘不主三年前駮已具故此略之

附南齊書九禮志宋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

一諒闇議奏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

聘享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

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

鑒戒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

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與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卽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之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

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册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葢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袞孝享宜申越紼之吉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譏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蒙案王儉謂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阿世之論殊謬

五經異義曰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去祧曰壇去壇曰墠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御覽五百十九禮儀部

蒙案周禮守祧注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此即據祭法為說

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蒙案匡衡習齊詩此云魯說蓋傳寫誤當作齊說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蒙案此則貢禹習公羊春秋本傳不言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毛詩烈祖正義

〔孔廣林曰〕明堂位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是鄭亦以爲宗不復毀矣而注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則又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似又謂殷毀中宗者詩烈祖正義云鄭據其正者而言宗旣無常數亦不定故不數二宗之廟是也

〔蒙案〕諸儒廟議有與異義相發明者節錄於左

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云云永光四年丞相元成等皆曰春秋之

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月餘下詔議立親廟云云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

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蒙案）此周成王以時毀之說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以爲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

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宜為世宗之廟諫大
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
毀公六後匡衡為丞相上疾久不平衡禱高祖孝
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
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
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
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
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
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
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

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云云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云云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云云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云云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初云云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

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案此亦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之說子孫雖欲襃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云云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

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

宗者數也（案此即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之說）然則以勸

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

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

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

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

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

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案此）

（案此亦殷中宗以時毀之說與貢禹說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同）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

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

毁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虚說定也云云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覽其議而從之

蒙案貢禹建迭毁之議劉歆以爲失禮意而異義所引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毁則與歆等合此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之法異義取其一端言各有當

附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
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氏注此周制七
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
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
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曰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
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
至子孫六鉤命訣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
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
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
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

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
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
幷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
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
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
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
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
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
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
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

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
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
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
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
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
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
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焉昭難
于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
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
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

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旣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又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等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

則俺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正義又曰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

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通典鄭𤣥云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幷而七王肅云尊者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其禮與太祖同則文武之廟是

通典𤣥注王制據禮緯元命包云唐虞五廟殷六

廟周七廟又注祭法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
藏於二祧之中王肅非之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
不遷之廟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並不以爲
常數也凡七廟者不稱周室下及文武而曰天子
諸侯是同天子諸侯之名制也孫卿子曰有天下
者事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代所以積厚者流澤廣
積薄者流澤狹也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
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爲
壇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先
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爲三祧而祭法云有二祧

焉祭法親廟四與太祖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是后稷月祭文武則享嘗非禮意也祭法又曰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此爲下祭五代來孫則無親之孫也而上祭何不及無親之祖乎馬昭非王曰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王制曰天子七廟是則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四也親盡爲限不過四也親盡之外有大功德可祖宗者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少故夏氏無太祖則五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禮器周旅酬六尸發爵周則七廟矣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爲二祧

者凡別遠近以親爲限親內爲近親外爲遠文武
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自非文武親外無不毀
者
通典孔晁曰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爲名文武以
尊重爲祖宗何取遠近故后稷雖極遠以爲太祖
不爲遠也
魏書一百八之二禮志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
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
記云王者立四廟鄭氏云高祖已下與始祖而五
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

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
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
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氏云實四廟而言
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
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
巳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
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
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
氏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
也公子若在高祖巳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

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門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乎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博士盧觀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為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為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

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爲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於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爲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以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

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則大禹之身言子謂啓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毁之親湯爲始君不遷之主文武爲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爷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幷爲七諸侯豫立太祖何爲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

灼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
雖不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
不爲難也
隋書七禮儀志大業元年許善心褚亮等議曰謹
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
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
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
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
其祖之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

廟幷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
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
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
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
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
祖之父高祖之祖幷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
合爲十廟漢諸帝之廟各主無迭毀之義至元帝
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
四親廟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
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毀爲數也是以班固
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卽位建高
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
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
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
初問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
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
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
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

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歿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較其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義

通典唐貞觀九年岑文本議曰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
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

神龍元年張齊賢議伏尋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
之外更無始祖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
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

太祖

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
祖諸侯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敢專
祀於王案漢書韋元成傳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
于王元成說與此同

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氏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 禮記二十五郊特牲正義

孔廣林曰喪服傳云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注云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

祭之也據尋常諸侯大夫言都宗人注云王子弟
立其祖王之廟家宗人注云大夫若先王之子孫
亦有祖廟則據有大功德者而言是鄭同許君義
也
蒙案古左氏說以所自出爲始祖鄭君注禮記喪
服小記大傳以所自出爲天謂感生帝與左氏義
異葢本韋元成等說見漢書元成傳
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
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
周人都灃鎬宜栗也御覽五百禮儀部三十一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案之主之當爲以初學記引白虎通曰孝子以主繼心可證又案又當爲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駮從許義也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

孔廣林曰鄭注檀弓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從周禮說注周禮云社主以石則鄭君亦未有定說

蒙案公羊春秋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何休解詁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
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違主地正之意
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論語鄭
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
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左
氏傳文二年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
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
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
爲社主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
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

杜所依用劉炫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壽祺案皇侃論語義疏曰鄭論本云問主也經典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鄭君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注今解問主爲社主是仍魯論之字而讀从古也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於背通典禮八吉禮七○凡虞主以下似節錄異義之文虞主至以栗又見禮記祭法正義春秋至于廟又見周禮𡨋人疏主之制至長一尺又見禮記四曲禮下正義又初學記十三禮部上引五經要義說木主之狀與此同○魏書禮志王延業盧觀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

〔蒙案〕禮記曲禮下正義引白虎通曰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案繼與係通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白虎通言主長短不言天子諸侯

之異正義又引五經異義以爲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說同異義徐疏以爲皆孝經說文然則許何並據孝經說言之也祭法正義曰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曰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此出衛宏漢舊儀其長短又與白虎通五經異義公羊解詁不合據

續漢書劉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者廟主也梁信所引有誤

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以上亦見文獻通考許愼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通典四十八吉禮七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通典吉禮七○以上亦見文獻通考

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

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御覽五百三十一禮儀部十神主類周禮小宗伯疏引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

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爾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駁異義○又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節引此篇云鄭駁異義從公羊說○又周禮小宗伯疏禮記九檀弓下正義並節引

豪案說文示部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宀部宔宗廟宔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管子山至數篇云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左氏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

祝史從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此祏之見于經傳者祏所以盛主非卽主也

蒙案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祭法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駮衞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見通典四十八吉禮注今攷孔悝反祏

於西圃鄭謂祀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爲之爾然則孔悝祀所出君之說無據明矣正義以爲僭爲之亦順鄭而言耳何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魏書禮志清河王懌引饋食設主見於逸禮此逸禮言大夫士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郊特牲直祭祝于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正義薦孰正祭

之嘏祝官以祝詞告十七則鄭亦據大夫士禮以釋之矣特牲

饋食禮曰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

左鄭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鄭亦以

士有主矣薦孰在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神必有所

憑依祝之祝也主人之拜也無主則何祝何拜士

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無主則何所祔以班昭穆束

帛茅蒩得無誕乎通典載徐邈說魏書禮志載清

河王懌議並辨大夫士有主義證甚明具錄於左

通典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

之喪攝主而往案昭十五年傳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

不暇待祭也（案）此非何休注。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香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竝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惟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案檀弓文。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

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竝

據許愼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案檀弓文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

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閒一說埋之於廟北墉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

鄭駮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旣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旣虞埋重於道左禮記

九檀弓下正義○通典禮八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當本五經異義

五經異義曰虞主埋之廟北墉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御覽百八十八○案此條末十字當在前條一說埋之于廟北墉下之下

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棸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也御覽五百三十一禮儀部○案此條當在前條引左氏說之下

蒙案左氏傳昭十八年正義引白虎通曰主祏納之西壁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蒙案隸續嚴訢碑治嚴氏春秋馮君

章句然則此公羊說也　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案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爲上續漢祭祀志補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墉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

云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于堦下摯虞决疑云廟主藏於戸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並見通典西墉藝文類聚三十八引作北墉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正義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案昭十八年正義畧同案諸家言廟主所藏或云西壁或云北壁據馮君章句則藏西壁者正廟主也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左氏正義於宗祏言北壁亦爲遷廟主耳其虞主所藏公羊文二年何休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攷曾子問

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埋虞主不必同處也一說埋之廟北墉下此與遷廟主所藏同處殆不然也異義引公羊說則以爲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義證最確

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禮記九檀弓下正義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禮記四曲禮下正義云鄭君不駁明同許

疏○又檀弓下正義云鄭氏不駁

〔孔廣林〕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第九虞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

〔穀梁〕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士虞記曰柔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案〕今士虞禮無此文蓋逸禮也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麤觕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白虎通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

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見御覽五百三十一禮記雜記下曰士三月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何休注公羊傳曰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與左氏說禮記並合也惟公羊言虞已有主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二者不同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

帝引左氏傳祔而作主孔氏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下檀弓云虞爲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

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毛詩祈父正義

孔廣林曰鄭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是不從許義矣正義云彼爲

論饔飧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

許氏五經異義曰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國位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於人者今在其位故報祭之初學記十三祭祀

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周禮大宗伯疏

蒙案公羊穀梁皆云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孰曰膰說文示部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祳膰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膰焉以饋同姓諸侯此用左

氏說而字作祳蓋古文也鄭君注周禮大宗伯云

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同許君義

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同左氏說

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 禮記二十三 禮器正義

禮器正義曰案文二年公羊傳云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解詁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爲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

逆順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也案外傳云躋僖公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終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

〔蒙案〕漢書中山孝王傳孔光曰爲尙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此足明兄弟無相繼之道矣

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
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
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
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
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
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
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
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
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

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禮記二十九玉藻正義

五經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弃時政也弃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分之朔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御覽五百三十八引○案末二句朝下當脫于廟譏三字

蒙案此所引文有錯互弃時政則不知其所行以上左氏說也閏月不以朝以下公羊說也

又案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是二傳意同何休解詁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玉藻說

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
太廟鄭元以爲南門之外謂明堂也朝享卽月祭
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
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
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
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
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
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
小故云猶朝于廟

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慤案禮記疏不列禮器之

文從省當補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許君謹案同周禮

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竈于禮乖也禮器正義○又荆楚歲時記注引古周禮說十九字

異義大戴記禮器云蒙案禮器正義云異義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御覽引作大戴記禮器疑大戴記亦有此篇與小戴同也竈者老婦之祭許君謹案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

駁曰王為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

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五祀

許愼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元云爲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于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神蒙案神字誤當爲陘豈得謂貴神乎特

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禮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是祀爨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實于阬而祭之乎通典五十一吉禮十一

蒙案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月令曰其祀戶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白虎通又曰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

者用豚井以魚通典引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
竈行中霤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於
木祝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元冥食於水句龍食
於土故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行之祭
也鄭沖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
時五行陰陽之正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
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
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準正論以爲五行之
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
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稷爲於人家之屋棟間哉

祀氏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主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必蔡邕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亭學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列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傅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是也杜佑曰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

井焉鄭康成注周禮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與左氏說同以其文在五嶽之上也注禮記曲禮五祀以爲戶竈中霤門行與白虎通同以其文在山川之下也注王制五祀又以爲司命中霤門行厲與祭法同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同祭五祀無差等故疑爲殷制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尊卑等級故疑爲周禮也禮器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

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正義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籩皇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鄭以奧當爲爨者禮器正義云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烹者祭爨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正義又引異義駁云

云而中之日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奥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奥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三者所以不同也壽祺謂鄭駮異義辨竈神非祝融審矣注禮器破奥爲爨非也鄭禮器注云奥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奥大戴作竈奥竈聲近爨則遠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奥既又迎尸入奥一事一時故竈或誤奥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祭猶句龍爲后土後

轉以配社因謂社爲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

牲饋爨爨言之不如從大戴作竈爲正

五經異義疏證卷上終

僊遊弟子王捷南校録